

中現文商百

國代學家

病中靜中所半是那長客易動筆的時候病中心緒
一派，靜中心緒清寂，而中少有沉潛，隨便拿起筆來，極
其能寫出好些話。

一夏的云遊，剛告休息。此時窗外微雨，坐守着

直到心煩，虛性將立在椅旁的電灯也熄灭了下來。

卷之三

卷之二

長
靜

卷之三

清平樂

人情物故，惟此一脉，尚存于世。故以之名也。

送別詩
丁巳年夏
歲次己未
歲次己未
歲次己未
歲次己未

病中靜中，所半是花最容易動搖的時候；病

靜中心緒清絕，而申旦猶沉潛，遂便食起。

不寫出好些。在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华夏出版社

自强文库·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冰 心

中国现代文学馆 编

周 明 编选

華夏出版社

1997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心/冰心著;周明编 . - 北京:华夏出版社, 1996.12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

ISBN 7-5080-1105-8

I . 冰… II . ①冰… ②周… III . ①冰心 - 作品综合集
②文学 - 作品综合集 - 中国 - 现代 IV . I2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20979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 4 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 经销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13.5 印张 322 千字 4 插页

199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定价:16.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中国现代文学百家》编委会

主 编 舒 乙

副主编 吴福辉 周 明 王智钧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于润琦 么志龙 王 信 王富仁

王智钧 田娟华 刘慧英 严家炎

吴福辉 周 明 林建初 钱理群

舒 乙 樊 骏



图中右一为冰心

冰心

前文：

病中，静中，而中是不容易动笔的时候；病中心绪惆怅，静中思绪清晰，而中思绪沉潜，随便拿起笔来，却能写出好些话。

一夏的云烟，刚告休息。此时窗外微雨，坐守着一炉微火。看，看到心领，虚性将立在椅旁的也打起精神了。炉里的木柴，爆裂得更响亮，火光贴上裙缘，——小朋友，就是不亮耶。

冰心手迹



冰心作品书影



冰 心 (1900-)

原名谢婉莹，福建长乐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本书收入其小说20余篇、诗歌16篇、散文26篇。其中短篇小说《两个家庭》、《斯人憔悴》通过对当时惨痛的社会生活的描写，抒发了对封建社会和家庭的不满；《超人》等围绕母爱、童心和自然美，描述“爱的哲学”。冰心的诗歌《繁星》、《春水》等风格含蓄、温婉、隽美；《寄小读者》等散文，文笔潇洒隽逸，感情真挚细腻，深得广大读者喜爱。

中国现代
文学百家

首批三十部书目

朱自清 曹禺
叶圣陶 巴金
萧 红 艾 青
萧 乾 艾 芜
茅 盾 郁达夫
鲁 彦 老 舍
李劫人 林徽因
何其芳 王统照
许地山 闻一多
凌叔华 沙 汀
彭家煌 徐志摩
张天翼 郭沫若
夏 衍 冰 心
鲁 迅 丁 玲
李广田 张恨水

本书编者 周 明
责任编辑 刘 远
装帧设计 阎志杰



目 录

小 说

两个家庭	1
斯人独憔悴	11
去国	19
庄鸿的姊姊	31
最后的安息	37
一个奇异的梦	47
一个军官的笔记	51
三儿	55
鱼儿	57
超人	61
海上	68

爱的实现	72
离家的一年	76
寂寞	88
六一姊	99
别后	106
剧后	120
第一次宴会	124
分	133
相片	142
冬儿姑娘	158
西风	163
空屋	176

诗　　歌

可爱的	185
繁星(节选)	186
诗的女神	193
假如我是个作家	195
“将来”的女神	197
春水(节选)	199
回顾	203
玫瑰的荫下	204
纪事	205
纸船	206
乡愁	207

远道	209
赴敌	214
相思	218
一句话	219
鸽子	220

散 文

遥寄印度哲人泰戈尔	225
笑	227
宇宙的爱	229
山中杂感	231
冰神	233
梦	234
往事(一)	237
到青龙桥去	256
寄小读者(节选)	261
好梦	279
忆淑敏	282
往事(二)	286
山中杂记	312
绮色佳 Ithace	326
南归	328
一日的春光	354
摆龙门阵	357
默庐试笔	360

叫我老头子的弟妇	365
请我自己想法子的弟妇	370
使我心疼头痛的弟妇	373
再寄小读者(节选)	378
我的学生	385
我的房东	396
张嫂	406
从重庆到箱根	411
丢不掉的珍宝	414
冰心小传	419
冰心主要著译书目	422

两个家庭

前两个多月，有一位李博士来到我们学校，演讲“家庭与国家关系”。提到家庭的幸福和苦痛，与男子建设事业能力的影响，又引证许多中西古今的故实，说得痛快淋漓。当下我一面听，一面速记在一个本子上，完了会已到下午四点钟，我就回家去了。

路上车上，我还是看那本笔记。忽然听见有一个小姑娘的声音叫我说：“姐姐！来我们家里坐坐。”抬头一看，已经走到舅母家门口，小表妹也正放学回来；往常我每回到舅母家，必定说一两段故事给她听，所以今天她看见我，一定要拉我进去。我想明天是星期日，今晚可以不预备功课，无妨在这里玩一会儿，就下了车，同她进去。

舅母在屋里做活，看见我进来，就放下针线，拉过一张椅子，叫我坐下。一面笑说：“今天难得你有工夫到这里来，家里的人都好么？功课忙不忙？”我也笑着答应一两句，还没有等到说完，就被小表妹拉到后院里葡萄架底下，叫我和她一同坐在椅子上，要

我说故事。我一时实在想不起来，就笑说：“古典都說完了。只有今典你听不听？”她正要回答，忽然听见有小孩子啼哭的声音。我要乱她的注意，就问说：“妹妹！你听谁哭呢？”她回头向隔壁一望说：“是陈家的大宝哭呢，我们看一看去。”就拉我走到竹篱旁边，又指给我看说：“这一个院子就是陈家，那个哭的孩子，就是大宝。”

舅母家和陈家的后院，只隔一个竹篱，本来篱笆上面攀缘着许多扁豆叶子，现在都枯落下来；表妹说是陈家的几个小孩子，把豆根拔去了，因此只有几片的黄叶子挂上面，看过去是清清楚楚的。

陈家的后院，对着篱笆，是一所厨房，里面看不清楚，只觉得墙壁被炊烟熏得很黑。外面门口，堆着许多什物，如破瓷盆之类。院子里晾着几件衣服。廊子上有三个老妈子，廊子底下有三个小男孩。不知道他们弟兄为什么打吵，那个大宝哭的很利害，他的两个弟弟也不理他，只管坐在地下，抓土捏小泥人玩耍。那几个老妈子也咕咕哝哝的不知说些什么。表妹悄悄地对我说：“他们老妈子真可笑，各人护着各人的少爷，因此也常常打吵。”

这时候陈太太从屋里出来，挽着一把头发，拖着鞋子，睡眼惺忪，容貌倒还美丽，只是带着十分娇惰的神气。一出来就问大宝说：“你哭什么？”同时那两个老妈子把那两个小男孩抱走，大宝一面指着他们说：“他们欺负我，不许我玩！”陈太太啐了一声：“这一点事也值得这样哭，李妈也不劝一劝！”李妈低着头不知道说些什么，陈太太一面坐下，一面摆手说：“不用说了，横竖你们都是不管事的，我花钱雇你们来作什么，难道是叫你们帮着他们打架么？”说着就从袋里抓出一把铜子给了大宝说：“你拿了去跟李妈上街玩去吧，哭的我心里不耐烦，不许哭了！”大宝接了铜子，擦了眼泪，就跟李妈出去了。

陈太太回头叫王妈，就又有一个老妈子，拿着梳头匣子，从屋里出来，替她梳头。当我注意陈太太的时候，表妹忽然笑了，拉我的衣服，小声说：“姐姐！看大宝一手的泥，都抹到脸上去！”

过一会儿，陈太太梳完了头。正在洗脸的时候，听见前面屋里电话的铃响。王妈去接了，出来说：“太太，高家来催了，打牌的客都来齐了。”陈太太一面擦粉，一面说：“你说我就来。”随后也就进去。

我看得忘了神，还只管站着，表妹说：“他们都走了，我们走吧。”我摇手说：“再等一会儿，你不要忙！”

十分钟以后。陈太太打扮的珠围翠绕的出来，走到厨房门口，右手扶在门框上，对厨房里的老妈说：“高家催的紧，我不吃晚饭了，他们都不在家，老爷回来，你告诉一声儿。”说完了就转过前面去。

我正要转身，舅母从前面来了，拿着一把扇子，笑着说：“你们原来在这里，树荫底下比前院凉快。”我答应着，一面一同坐下说些闲话。

忽然听有皮鞋的声音，穿过陈太太屋里，来到后面廊子上。表妹悄声对我说：“这就是陈先生。”只听见陈先生问道：“刘妈，太太呢？”刘妈从厨房里出来说：“太太刚到高家去了。”陈先生半天不言语。过一会儿又问道：“少爷们呢？”刘妈说：“上街玩去了。”陈先生急了，说：“快去叫他们回来。天都黑了还不回家。而且这街市也不是玩的去处。”

刘妈去了半天，不见回来。陈先生在廊子上踱来踱去，微微的叹气，一会儿又坐下。点上雪茄，手里拿着报纸，却抬头望天凝神深思。

又过了一会儿，仍不见他们回来，陈先生猛然站起来，扔了雪茄，戴上帽子，拿着手杖径自走了。

表妹笑说：“陈先生又生气走了。昨天陈先生和陈太太拌嘴，说陈太太不像一个当家人，成天里不在家，他们争辩以后，各自走了。他们的李妈说，他们拌嘴不止一次了。”

舅母说：“人家的事情，你管他作什么，小孩子家，不许说人！”表妹笑着说：“谁管他们的事，不过学舌给表姊听听。”舅母说：“陈先生真也特别，陈太太并没有什么大不好的地方，待人很和气，不过年轻贪玩，家政自然就散漫一点，这也是小事，何必常常动气！”

谈了一会儿，我看表，已经七点半，车还在外面等着，就辞了舅母，回家去了。

第二天早起，梳洗完了，母亲对我说：“自从三哥来到北京，你还没有去看看，昨天上午亚茜来了，请你今天去呢。”——三哥是我的叔伯哥哥，亚茜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三嫂。我在中学的时候，她就在大学四年级，虽只同学一年，感情很厚，所以叫惯了名字，便不改口。我很愿意去看看他们，午饭以后就坐车去了。

他们住的那条街上很是清静，都是书店和学堂。到了门口，我按了铃，一个老妈出来，很干净伶俐的样子，含笑的问我：“姓什么？找谁？”我还没有答应，亚茜已经从里面出来，我们见面，喜欢的了不得，拉着手一同进去。六年不见，亚茜更显得和蔼静穆了，但是那活泼的态度，仍然没有改变。

院子里栽了好些花，很长的一条小径，从青草地上穿到台阶底下。上了廊子，就看见苇帘的后面藤椅上，一个小男孩在那里摆积木玩。漆黑的眼睛，绯红的腮颊，不问而知是闻名未曾见面的侄儿小峻了。

亚茜笑说：“小峻，这位是姑姑。”他笑着鞠了一躬，自己觉得很不自然，便回过头去，仍玩他的积木，口中微微的唱歌。进